

春秋左氏傳講解 七八

七 僖公
八 文公

二十七

仁12
1995
4

1995
4

春秋左氏傳卷七

大日本小畑行簡著



僖公

經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夏六月庚寅齊侯昭

卒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十有二月甲戌

公會諸侯盟于宋

傳二十七年春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公界

杞杞不共也。夏齊孝公卒，有齊怨，不廢喪紀。禮也。秋，入杞，責無禮也。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睢。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木。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為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

苟入而賀，何後之有？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敷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郤穀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為卿，讓於欒枝。先軫

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犢爲右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王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利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戌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經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楚人救衛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界宋人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楚殺其大夫得臣衛侯出奔楚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陳侯如會公朝于王所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陳侯款卒秋杞伯姬來公子遂如齊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天

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晉侯
 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
 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師遷焉。曹人兇懼爲其
 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
 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二百人也。且
 曰：獻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
 也。魏轡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
 熱僖負羈氏。魏轡傷於胷。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
 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轡束胷見使者曰：以君之

靈不有寧也。距離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殺顛頤。
以徇于師。立舟之僑。以為戎右。宋人使門
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
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
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
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
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
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居于申。使申叔
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

矣。而果得晉國。險阻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
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
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
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棼
請戰。戰。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
之六卒。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
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
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

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雖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

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不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眾欲止。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次于城濮。楚師背鄆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說。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

曰。若楚惠何。樂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
惠而忘大耻。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
己而監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
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子玉使鬬
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
曰。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爲大夫退其敢當君
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
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鞞鞞鞞。晉侯登
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鞞鞞鞞。晉侯登

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
木以益其兵。己巳。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
佐當陳。蔡季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
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設二旆
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爲遁。楚師馳之。狐毛偃
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
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甲

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

也。大心與子西使榮黃諫弗聽。榮季曰。死而

利國猶或爲之況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
將何愛焉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
不勤民實自敗也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
若申息之老何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
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爲戮及連穀而死
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
已爲呂臣實爲令尹奉己而已不在民矣
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于削從公公使
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六月晉

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曰
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
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
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
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
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
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侯先期入
甯子先長祥守門以爲使也與之乘而
入公子歆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

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
股而哭之歔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城濮
之戰晉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旃祁瞞奸命
司馬殺之以徇于諸侯使茅筏代之師還千
午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秋七月丙申振旅
饋以入于晉獻俘授餞飲至太賞徵會討貳殺舟
之僑以徇于國民於是太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
矣三罪而民服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
刑之謂也冬會于溫討不服也衛侯與元咺

訟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太士衛
侯不勝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寘子
職納橐籥焉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是會也晉侯
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
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
也壬申公朝于王所丁丑諸侯圍許晉侯有疾曹
伯之豎侯獮貨筮史使曰以曹爲解齊桓公爲會
而封異姓今君爲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

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圍許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經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公至自圍許盟于翟泉秋大雨雹冬介葛盧來傳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公在

會饋之芻米禮也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憖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卿不書罪之也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秋大雨雹為災也冬介葛盧來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經三十年春王正月夏狄侵齊秋衛殺其太夫元咺及公子瑕衛侯鄭歸于衛晉人秦人圍鄭介人侵蕭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

[illegible]

無禮於晉ミツシシコウガル且貳於楚也ツンアル晉軍函陵ミツシシコウガル秦軍汜南ミツシシコウガル
 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ミツシシコウガル若使燭之武ミツシシコウガル
 見秦君師必退ミツシシコウガル公從之ミツシシコウガル辭曰臣之壯也ミツシシコウガル
 猶不知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已ミツシシコウガル公曰吾不能早用ミツシシコウガル
 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ミツシシコウガル
 許之夜縋而出ミツシシコウガル見秦伯曰秦晉圍ミツシシコウガル
 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ミツシシコウガル
 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ミツシシコウガル
 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ミツシシコウガル
 小人也ミツシシコウガル

往來其其之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爲晉君賜矣
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
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
取之闕秦以利晉惟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
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
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
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
初鄭公子蘭出奔晉從於晉侯伐鄭請無與圍鄭
許之使待命于東鄭石甲父侯宣多逆以爲大子

以求成于晉晉人許之冬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
葛歆白黑形鹽辭曰國君文足昭也
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
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東門襄仲將聘
于周遂初聘于晉
經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子遂如晉夏四月卜郊不從乃免牲
月冬杞伯姬來求婦狄圍衛十有一月衛遷于帝

丘。エツナシラガレサテオホムカ
シテシセニギヨクハシロアトノ
トコロヒツコサレタ

傳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セヒトモトヲニノトナリ。シバフコガダラ
ウチホボシツデシヲ、ロノクニハワケタルナリ分曹地

也。シヨイミヤウヘツウノナラ
ワケダサレハクニヘモワケシ
ラレタユソナラウケテモレハ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ニチヨトイフコノホンシノアイシ
ユカサウフナウハナクツゲシラセテ重館人告曰

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ニチヨトイフコノホンシノアイシ
ユカサウフナウハナクツゲシラセテ

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傳于濟盡曹地也襄仲ニチヨトイフコノホンシノアイシ
ユカサウフナウハナクツゲシラセテ

如晉拜曹田也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ニチヨトイフコノホンシノアイシ
ユカサウフナウハナクツゲシラセテ

非禮也ニチヨトイフコノホンシノアイシ
ユカサウフナウハナクツゲシラセテ猶三望亦非

禮也ニチヨトイフコノホンシノアイシ
ユカサウフナウハナクツゲシラセテ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

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ニチヨトイフコノホンシノアイシ
ユカサウフナウハナクツゲシラセテ

望郊之細也クニウチカハトミトイサシカミラマツ
ハミヤウカソトセトセトアヒシ不郊亦無望可也

秋晉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セヒトモトヲニノトナリ。シバフコガダラ
ウチホボシツデシヲ、ロノクニハワケタルナリ

趙衰為卿冬狄圍衛衛遷于帝丘ニチヨトイフコノホンシノアイシ
ユカサウフナウハナクツゲシラセテ

公命祀相ニチヨトイフコノホンシノアイシ
ユカサウフナウハナクツゲシラセテ祀相ニチヨトイフコノホンシノアイシ
ユカサウフナウハナクツゲシラセテ

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鄫何事相之ニチヨトイフコノホンシノアイシ
ユカサウフナウハナクツゲシラセテ

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ニチヨトイフコノホンシノアイシ
ユカサウフナウハナクツゲシラセテ

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鄭洩駕惡公子ニチヨトイフコノホンシノアイシ
ユカサウフナウハナクツゲシラセテ

瑕鄭伯亦惡之故公子瑕出奔楚ニチヨトイフコノホンシノアイシ
ユカサウフナウハナクツゲシラセテ

瑕鄭伯亦惡之故公子瑕出奔楚ニチヨトイフコノホンシノアイシ
ユカサウフナウハナクツゲシラセテ

經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

重耳卒

傳三十二年春楚鬬章請平于晉晉陽處父報之

晉楚始通夏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

平焉秋衛人及狄盟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

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

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杞子

自鄭使告于秦曰

使我掌其北門之管

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

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知所爲

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

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

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

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

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

必於殽

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
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

經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齊侯使國歸。

父來聘。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突。

已葬。晉文公狄侵齊。公伐邾。取訾婁。秋。公子遂帥。

師伐邾。晉人敗狄于箕。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一月。

公至自齊。乙巳。公薨于小寢。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

傳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

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

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

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

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出於敝邑。敢犒。

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

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

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

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為吾子。

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今爲行也吾子取今爲行也
其麋鹿以間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揚孫
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
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齊國莊
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
敏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爲政齊猶有禮君其朝
焉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晉原軫曰秦違
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
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

而伐其師其爲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
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爲吾聞之
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
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梁弘御戎萊駒爲右
爲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
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
墨文嬴請三師
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
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

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軫以公命贈孟明

不以累臣釁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太夫何罪且吾不

以一青掩大德狄侵齊因晉喪也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陞之役邾人不設備秋襄仲復伐邾狄伐晉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卻缺獲白狄子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初曰季使過冀見冀缺稱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

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芣采芣，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卻缺之功也。以一命命卻缺為卿。復與之冀，亦未有軍行。冬，公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反薨于小寢，即安也。晉陳鄭伐許，討其貳於楚也。楚令尹子上侵陳蔡，陳蔡成遂伐鄭，將納公子瑕。門于桔株之門，瑕覆于周氏之汪。外僕髡屯禽。

之以獻。文夫人斂而葬之，鄆城之下。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泚而軍。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遲速唯命。不然，紆我老師。多費財，亦無益也。乃駕以待子上。子上欲涉，犬孫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紆之。乃退舍。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太子商臣譖子上曰：受晉賂而辟之，楚之耻也。罪莫大焉。王殺子上，葬僖。

公緩作主非禮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

春秋左氏傳卷七終

春秋左氏傳卷八

大日本晉小畑行簡著

文公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二月癸亥日有食之天

主使叔服來會葬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天王

使毛伯來錫公命晉侯伐衛叔孫得臣如京師衛

人伐晉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冬十月丁未楚世

子商臣弑其君額公孫敖如齊

傳元年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
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
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於是閏三月
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
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
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夏四月
丁巳葬僖公王使毛伯衛來錫公命叔孫得臣如
周拜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
達侵鄭伐縣訾及匡晉襄公既祥使告于諸

侯而伐衛及南陽先且居曰效尤禍也
溫先且居胥臣伐衛五月辛酉朔晉師圍戚六月
戊戌取之獲孫昭子衛人使告于陳陳共公曰更
伐之我辭之
君子以為古者越國而謀
以商臣為犬子訪諸令尹子上子曰君之齒未
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
楚國之舉恒在

少者且是人也。蠡曰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而勿敬也。從之。江芊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丁未。王縊。諡之曰靈。不瞑。

曰。成乃瞑。子之室與潘崇。使爲大師。且掌環列之尹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凡君卽位。卿出並聘。踐脩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隣國。以衛社稷。忠信界讓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界讓德之基也。殺之役。晉人既歸。秦帥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

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

復使爲政。

經二年春王正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

師敗績。丁丑。作嬴公主。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夏

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

自十有一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八月丁卯。大事于

太廟。躋嬴公。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公子遂

如齊納幣。

傳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二月

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御

戎狐鞫居爲右。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晉人謂秦拜賜之師。戰於殽也。晉

梁弘御戎。萊駒爲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

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囚。

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爲右。箕之役。先

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

瞫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爲難。

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死而不義。非

勇也。共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
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臆於是乎。君
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又曰。王赫斯怒。爰整
其旅。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
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脩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
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
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脩厥德。孟明念

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丁丑。作僖公主。書不時。
也。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夏四月己巳。晉人
使陽處父盟公。以耻之。書曰。及晉處父盟。以
厭之也。適晉。不書。諱之也。公未至。六月。穆伯會諸
侯及晉。司空士穀盟于垂隴。晉討衛故也。書士穀
堪其事也。陳侯為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
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逆祀也。於是夏
父弗忌為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
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

君子以為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則不先。鮒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窟。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冬。晉先且居。宋公。

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卿不書為穆公故尊秦也。謂之崇德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即位。好舅甥脩昏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孝禮之始也。經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夏五月王子虎卒。秦人伐晉。秋楚人圍江。雨。螽于宋。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傳三年春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

人滅江晉侯伐秦衛侯使甯俞來聘冬十有一月

壬寅夫人風氏薨

傳四年春晉人歸孔達于衛以爲衛之良也故免

之夏衛侯如晉拜曹伯如晉會正逆婦姜于齊卿

不行非禮也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曰

貴聘而賤逆之君而界之立而廢之棄信而壞其

主在國必亂在家必亡不允宜哉詩曰畏天之威

于時保之敬主之謂也秋晉侯伐秦圍祁新城以

報王官之役楚人滅江秦伯爲之降服出次不舉

過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

自懼也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

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衛甯武子來聘公與

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

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

業及之也

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

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

百旅弓矢千以覺報宴

今陪臣來繼舊好君

辱貶之其敢于大禮以自取戾冬成風薨

經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來歸含且謂二月辛

亥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夏公孫敖如

晉秦人入郟秋楚人滅六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傳五年春王使榮叔來含且謂召昭公來

會葬禮也初郟叛楚即秦又貳於楚夏秦人入郟

六人叛楚即東夷秋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冬

楚公子燮滅蓼滅文仲聞六與蓼滅曰臯陶庭堅

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

哉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嬴從之

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漸剛克

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天爲剛德

猶不干時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犯

而聚怨不可以定身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

以去之晉趙成子欒貞子霍伯曰季皆卒

經六年春葬許僖公夏季孫行父如陳秋季孫行

父如晉八月乙亥晉侯驩卒冬十月公子遂如晉

葬晉襄公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出自奔狄聞

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傳六年春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為國政制事典正法罪辟獄刑董通逃由質要治舊洿本秩禮續常職出滯淹既成以授大傅陽子與大師賈佗使行於陳夏季文子聘于陳且娶焉秦伯狂好卒以子

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
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竝建聖哲樹之風聲分之采物著之話言為之律度陳之藝極引之表儀予之法制告之訓典教之防利委之常秩道之以禮則使毋失其土宜眾隸賴之而後即命聖王同之今縱無法以遺

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
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秋。季文子將聘於晉。
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
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
月乙亥，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
趙孟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
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
安。為難故，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持矣。」賈
季曰：「不如立公子樂。」辰嬴（音盈）嬖於二君。
（音盈）

立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辰嬴賤，班在九人，其子
何震之有？且為二嬖淫也，為先君子不能求大而
出在小國，辟也。母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
何安焉？」杜祁以君故，讓偏姑而上之以
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先君是以
愛其子而仕諸秦，為亞卿焉。秦大而近，足以為援。
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會
如秦，逆公子雍。賈季亦使召公子樂于
陳趙孟使殺諸郟。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

而知其無援於晉也。九月，賈季使續鞠居殺陽處父。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冬，十月，襄仲如晉葬襄公。十一月丙寅，晉殺續簡伯。賈季奔狄。宣子使史駢送其帑夷之蒐。賈季戮史駢。史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史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
季我以其寵。寵非勇也。損怨益仇，非知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具其帑，害公，非忠也。
報私怨，無乃不可乎？介人之

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之，送致諸竟。閏月，不告朔，以爲民。
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

經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郛。夏四月，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狄侵我西鄙。秋八月，公會諸侯於晉。大夫盟于扈。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蒞盟。傳七年春，公伐邾。間晉難也。三月甲戌，取須句。寘

文公子焉。非禮也。夏四月。宋成公卒於
是公子成為右師。公孫友為左師。樂豫為司馬。鱗
曜為司徒。公子蕩為司城。華御事為司寇。昭公將
去群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
之。則本根無所庇蔭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
子以為比。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
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
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
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

馬以讓公子。昭公即位而葬。書曰。宋人殺其太
夫。不稱名。眾也。且言非其罪也。秦康公送
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卻之難。
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太子。太子少。穆嬴
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
不立。而外求君。將焉真。此出朝則抱以。以
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
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
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

穆嬴且畏嬴乃背先蔑而立靈公而先蔑
之荀林父佐上軍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
戎戎津爲右及華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實也
不受寇也而復緩師秦將生
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
之善政也訓卒練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戊子敗
秦師于令狐至于剗首己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
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太子猶在而外

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攝卿
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爲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
乎弗聽又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
賄於秦曰爲同寮故也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
其人曰能亡人於國不能見於此焉用之士季曰
吾與之同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及歸遂不見狄
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
問鄆舒且讓之鄆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
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

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
秋八月。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
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
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避不敏。
也。穆伯。娶于莒。曰戴己。生文伯。其娣聲己。
生惠叔。戴己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己辭。其娣聲己。
則為襄仲聘焉。如莒。蒞盟。且為仲逆。及鄆陵登城。
請盟。穆伯。如莒。蒞盟。且為仲逆。及鄆陵登城。
見之美。自為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
見之美。自為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

叔仲惠伯諫曰。臣聞之。兵作於內。為亂於外。為寇。
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啓寇。
讎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使仲。
舍之。公孫敖反之。復為兄弟如初。從之。晉卻缺言。
於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
歸之。叛而討之。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
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為正卿。
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曰。戒之用休。
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

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無禮不樂。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宣子說之。

經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螽。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傳八年春。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且復致公壻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竟。夏。秦人伐晉。取武城。以報令狐之役。秋。襄王崩。晉人以扈之盟來討。冬。襄仲會晉趙孟。盟于衡雍。扈之盟也。遂會伊維之戎。書曰。公子遂珍之也。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已氏焉。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

於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亦書以官皆
貴之也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穀
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勲不可廢也從之
梁益耳削得作亂
經九年春毛伯來求金夫人姜氏如齊二月叔孫
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晉人殺其大夫先都三
月夫人姜氏至自齊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
父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夏狄侵齊秋八月曹伯襄卒九月癸酉地震冬楚
子使椒來聘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葬曹共公
傳九年春王正月己酉使賊殺先克乙丑晉人殺
先都梁益耳毛伯衛來求金非禮也不書王命未
葬也
殺箕鄭父士穀削得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
在諸侯北方可圖也
淵以伐鄭囚公子堅公子危及樂耳鄭及楚平公
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

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夏。楚侵陳。克壺丘。以
其服於晉也。秋。楚公子朱自東夷伐陳。陳人敗之。
獲公子茂。陳懼。乃及楚平冬。楚子越椒來聘。執幣。
傲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教氏之宗。傲其先君神。
弗福也。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禮也。諸侯相弔。
賀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以無忘。
舊好。
經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夏。秦伐晉。楚殺
其大夫宜申。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及蕪子盟。

于女栗。冬。狄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傳十年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伯伐晉。取北徵。
初。楚范巫。鬻似謂成王與子玉。子玉曰。三君皆將。
強死。城濮之役。子玉自斃。王思之。故使止子玉。
曰。毋死。不及。使適至。遂止之。止子西縊。而縣絕。
王使適至。遂止之。使爲商公。公漢沂江。
將入郢。王在渚宮。下見之。懼而辭曰。臣免於死。
又有讒言。謂臣將逃。臣歸死於司敗也。王使
爲工尹。又與子家謀弒穆王。穆王聞之。五月。殺鬬
二專

宜申及仲歸秋七月及蘓子盟于女栗頃王立故
也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
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爲之弱乎
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以田孟諸宋公爲
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宋公爲
右孟鄭伯爲左孟期思公復遂爲右司
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爲左司馬命夙駕
載燧宋公違命無畏扶其僕以徇或謂子
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彊之有

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毋縱詭隨以謹罔極是
亦非辟彊也敢愛死以亂官士厥貉之會麋子逃
歸

春秋左氏傳卷八終

